

本土文本

长生天

□李新勇



绘图 瞿溢

马哥仍旧不笑。这家伙活在世上好像就是专门负责制造笑料的。这样的故事真是太不上台面了。史帝文听得有些躁动。他知道在这样寒冷而危险的夜里躁动是不应该的,可他还是忍不住躁动。他心里羡慕唐廷伟,毕业离校前夕居然收到了一个漂亮女生送的笔记本,而他,既没有打算送哪个女生笔记本,也没有收到哪个女生送的笔记本。就在这一场雪之前,他觉得全班每个女生都是一样的,说不上美,也说不上丑,没有思念,更没有艳羡,他们之间就是普普通通的同学关系。这可能就是人家说的还没有长醒。可这会儿他发现,每个女生都是不一样的,有几张脸蛋让他觉得特别好看。他在心里问自己:“就这么短短一个故事的时间,我是不是长醒了呢?”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天空中的彤云渐渐散去,干净透明的阳光照到布依坦山上,山上山下,银装素裹。

唐廷伟用朗诵的腔调背诵《沁园春·雪》,刚背了几句,给史帝文打断了。史帝文说:“拉倒吧,都惨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抒情!”弄得激情刚刚鼓胀起来的唐廷伟很是不爽,盯了史帝文两眼,扯开嗓门,报复式地把那首词的最后两句吼出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吼到最后一句,右手高高举起像大刀片子砍下去。气吞万里如虎的模样,把马哥和史帝文逗得嘎嘎笑起来。唐廷伟自己把持不住,也笑了起来。

汽车被雪盖掉一半。山路已经看不出来了。

马哥说,我准备的干粮昨晚大家分享完了。意思是说谁还有

干粮,拿出来大家充饥。唐廷伟说我们还有,不过只够今天早上一顿。唐廷伟从掏完课本就没有多少内容的背包里摸出两个馍。唐廷伟说他也只准备了一顿的干粮。要是天气好,原本在路上打个尖,就到家了。

三个人把两个馍分食完毕。史帝文说:“我们总不能在这里憨憨地等别人来救吧?这么大的雪,谁有本事把汽车开上山来呢?”

唐廷伟说:“对,我们得寻到附近的山民。只要找到山民,我们就有希望。”

马哥说:“我不能离开,我还有车子在这里呢,国家财产!”他接着用播音员的腔调说谁谁谁为保护财产不惜牺牲生命,谁谁谁——好像是他们一个矿山上的司机——在汽车遭遇泥石流滑下悬崖的时候坚决跟汽车共存亡……

“得得得,你们那都是些啥宣传,不到万不得已,要以生命为第一重要的事情,啥贵重得过一条命?”史帝文逐一指着三个人说,“再说啦,一,二,三,这不是一条人命而是三条人命呢!你难道怕山民把你的汽车用背篓背去换土豆?送给谁,谁也拿不走,还是空车厢,啥也没装。你这车子摆在这里,对山民来讲顶不上一泡牛屎,牛屎晒干还能烧。”

唐廷伟接过话说:“再说吃的呢?吃的在哪里?没吃的,不等被救自己就先饿死了!”

马哥开车的经验丰富,但口才干不过两个在城里读过书的。说不过他俩,他便懒得辩解,他说:“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一句话:车在人在。”

话就要谈不下去了,唐廷伟灵机一动,对马哥和史帝文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这条路我经常走,我记得再往前走一段路,在一个山窝

里有几户人家。我跟史帝文去找,马哥在这里守车。马哥你放心,我们上前面去找到了山民,就请老乡来搭救你。”

马哥继续潇洒地甩着头发,说:“这主意不错。”

史帝文第一次进山,前面有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他继续劝马哥:“马哥也跟我们一起去吧,把车门锁上不就得了吗?”

马哥连甩了两下头发说:“我本来是个农民,好歹搞到个驾驶员的差事,试用期都还没过。我可不想被他们当鱿鱼炒掉!”

唐廷伟把背包放下来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离开的时候冲着马哥看了一眼,拍了两下背包。史帝文和唐廷伟就上路了。积雪超过膝盖深,每向前跨一步,都像在拔萝卜,把这只脚拔出来插到前面去,再把后一只脚拔出来。两人披一件大衣走路相当困难,可又不能分开走。气温太低,谁都离不开大衣。他俩跌跌撞撞往前走。山路虽然被覆盖了很厚的雪,大致的轮廓还在。只是路面不平,稍不留神就会被雪底下的石头或者坑洼绊倒。

唐廷伟是从山里面出来的,山里的生活经验足。走了三个多小时,史帝文太累了,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唐廷伟拉着他,不允许他停下来。唐廷伟说越是冷、越是下雪的时候,在露天行走越是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就会成为冰人,就会被冻死。

史帝文只好跟他继续往前走。他俩全身失去知觉。史帝文觉得,他就像一台打开就无法熄火的汽车,这样一直突突突开去,直到烧完最后一滴汽油。

日头过午,史帝文肚子特别饿。他感到奇怪,身上其他地方都失去知觉,为什么肚子不失去

知觉呢?

唐廷伟说:“我那个书包里还有两个馍。”

史帝文责怪他:“刚才为什么不带上呢?”

唐廷伟说:“我们要是现在就找到老乡,老乡返回去找马哥,也得到天黑的时候。我们只要找到老乡就有吃的,马哥要等老乡搭救他,他才能吃上。把馍留下,他就能对付到天黑。”

史帝文觉得唐廷伟有道理,说:“刚才走的时候你没跟马哥说。”

“你没见我在他面前故意拍了两下背包吗?”唐廷伟自信满满地说:“肚子饿了,他会寻找的!”

又走了两个多小时,史帝文累得都快倒下了,眼前出现了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小女孩般的幻觉:他看见地上到处都是又松又软的棉被。他使劲地眨着眼睛,眼皮合上的一刻,他看见眼前到处都是火堆,使劲撑开眼皮,什么都不见了。

唐廷伟搂着他的腰,不让他倒下。

史帝文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好想躺一躺,躺下多舒服啊!”

唐廷伟也在使劲地眨着眼睛,他也出现了跟史帝文一样的幻觉。但他脑子还算清醒,他说:“坚持啊。我们要是死在战场上、死在跟坏人搏斗的时候,都不耻辱;要是这样就死了,我们真是白来人世一遭了!”

“可我们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呢?”

唐廷伟不答话,继续扶着史帝文往前走。史帝文机械地抬腿,插腿,又抬腿,又插腿。

两个人一路喘着气。

史帝文感觉胸口闷得想伸手上去掏个洞,让空气直接灌进去。后来,他失去知觉,唐廷伟跟着他摔倒在雪地上。

(三)

陈情难表

(散文)

□何尤之

二八年华,嗜书。父亲买回《古文观止》,上下两册。美文妙句,经典篇章,我视为奇书,手不释卷。下册之首即为李密《陈情表》,对着注释,逐字逐句,初读倾心,再读饮泣。诵读多遍,背得滚瓜烂熟。适值年少,情感充沛,寥寥六百字,几度泪朦胧。有道是: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字字珠玑,直达人心,如金句刻琢于心。即便年逾五十,密言根植于心,任意抽丝,如吐莲花,越品越有味,越长越体会。

密言之训,常怀孝廉之心。犹记得,幼时不慎落水被救,母亲在夜幕下抱着我,顺着河唤我乳名,召我魂魄;犹记得,少年患疟疾,父母安置我在手推车上,借着月色推着车,一路小跑去乡医院;犹记得,父亲为我求学东沟镇,拖着虚胖之躯,往返单车百余里,气喘吁吁终未成;犹记得,母亲头顶烈日脚踩炙热,步行六七里,饥肠辘辘来为我洗衣。躬亲抚养,不计苦累,天下父母莫不如。每每想起,不禁掩面而泣,唯愿日后报恩。“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那时爱写日记,字里行间,尽孝之心不输李密。

二〇〇〇年,为稻粱谋,我远赴深圳。时时来电问候,母亲皆言甚

痛。我赴河北上学的第八天,父亲因突发脑溢血病逝,概因我考了大学,举村唯一,荣宗耀祖,父亲因大喜而大悲。“子欲养而亲不在。”我悔我痛,恍然如梦。人生之无常,生命之脆弱,竟在侧目之间。丧父之后,我暗自起誓,毕力尽孝,且行且珍惜,希望能安享晚年。

时年我方十八,尚不知生活不易。家无砥柱,外无强亲,母亲一人介农妇,年近六旬,默默背起重任,忍辱负重,立志供我毕业,以遂父亲之遗愿。母亲自此省吃俭用,抱病劳作,轻重一肩挑,里外一人扛。偶尔求情官员,哭诉窘迫,博取救济。夜间壮着胆儿,徒步五十余里去镇上卖泡桐,换取我的学费。四年挣扎,节衣缩食,终至我毕业,如释重负。

毕业进城,远离了母亲。以工作之名,游走城市,穿行于灯红酒绿,淡忘了乡野故里。白发苍苍的守望,泪眼盈盈的盼归,母亲在落寞中为儿祈福。每思此景,愧疚于心。母亲犹似刘氏,而我岂是李密?“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我又何尝不是?没有母亲倾心心血,我无以成学业,亦无以至今日。我欲何以为报?

好,唯忧扰我。想李密“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竟“辞不就职”。而母亲“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却不知不顾地去了深圳。天涯之别,自惭形秽。李密金句时常浮现脑海,如钟震耳。每年春节始归,母亲望眼欲穿。母子常坐斗室,聊至深夜。聊父亲生前之事,母亲道来点滴,不免动容;聊村头巷尾之事,母亲略加评述,时有唏嘘。昏暗的灯光,寒冷的小屋,竟是母子最幸福的辰光。母亲叮嘱,吃穿莫省,身体为重。不时侧视我,掂量肥瘦。我亦打量母亲,白发如潮。母已年迈,又患脑梗,言语尚好,拄拐而行。我亦痛楚,心似丝网,中有千结。终不能侍奉左右,去南方淘金。每次送别,母亲立于院后的杉木丛中,目送我拐了两个弯,至视力不及,依旧远眺。我回首时,母亲已化作一个符号,踽踽独行在暗无天日的院落。

二〇一五年国庆,母亲脑梗复发,不能起立,靠轮椅度日。适值女儿求学,经济拮据之时,我亦未能如李密“侍汤药,不废离”。明知“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终没有“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先托小妹照顾,后托母于养老院。母亲没有责备,只是默默流泪,与守了大半辈子的小屋告别。直至临终,

才又回到小屋。其中多次梦回故土,欲回小屋看看,奈何我在外地,无人奉陪。一生最后的夙愿,终未完成。再回老家时,母亲已时日无多,且体痛至极,意识模糊,无法睁眼打量,全无主人之态。前后判若两人,小屋无语相对。未几日,母亲永眠小屋。

再经丧亲之痛,世上已无温暖。天漏雨,地崩裂。

而今人去宅空,空余悲悔莫及。常忆起父母,泪涓衣襟。少读密言,咀嚼如兰,立孝为先,以此明示。后投身生活,羁绊如麻,若无数双手抓牢后襟,动弹不得。少时立志孝道,已为世俗绑架。遥想母亲朝枚之年,门庭清涼,形单影只,独坐老宅,奢望儿女归,冀盼儿孙绕膝。每忆至此,心有千结。“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

老宅依旧,树木无情,此景已成旧时事。

母亲犹在,眼含期盼,此情化作梦中泪。

母亲走后,时常诵念《陈情表》。再品密言,始知志易立,事难为;再品金句,始知所以为金,不在词华,而在躬亲;再品李密,始知美德已落了历史的尘埃。如我之辈,众相万千,舍近求远,舍亲求荣,岂是三三两两?



民间写真

家乡的小桥

□顾文澜

也总会想起那座桥。

四年前的春节,我回到家乡小住。那次,我又跟着奶奶去村口。原本还默默念叨要坦然面对过桥的恐惧,到真正看见那桥时却着实吃了一惊:原本窄窄的水泥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桥身厚实的新桥。新桥上有收割机和农用车辆在行驶。桥栏杆上还有桥的名字“新港南桥”。桥的东侧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维护人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桥下,河水也清澈了许多,河面上没有漂浮的垃圾,不时有鱼儿嬉戏激起涟漪。奶奶笑着告诉我:“这几年,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政府出钱出人修好了村里的路和桥。大家都觉得日子越过越踏实了。”

小时候,我常常要随奶奶去镇上买东西,家旁边那座小桥是必经之路。早先奶奶抱着我过桥,还不觉得紧张。渐渐长大了,要在奶奶带领下自己过桥了,每次过桥心里总是提心吊胆。尽管小桥也在“进步”,木板换成水泥板,可是,窄窄的水泥板上连栏杆也没有,每回过桥我总要紧紧攥住奶奶的衣角,害怕掉到那漂浮着塑料袋、烂菜叶的河里去。

后来,我跟随爸爸妈妈到了上海,当我向同学们说起那过桥的情景,大家很是惊讶。时光飞逝,我离开家乡好几年了,每每回忆起麦浪起伏、稻谷飘香的日子,不过,小桥的变迁,已经让我留住了乡愁!

2021年,为了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我没能在上海过春节。我常常要随奶奶去镇上买东西,家旁边那座小桥是必经之路。早先奶奶抱着我过桥,还不觉得紧张。渐渐长大了,要在奶奶带领下自己过桥了,每次过桥心里总是提心吊胆。尽管小桥也在“进步”,木板换成水泥板,可是,窄窄的水泥板上连栏杆也没有,每回过桥我总要紧紧攥住奶奶的衣角,害怕掉到那漂浮着塑料袋、烂菜叶的河里去。

江海新韵

读诗杂记·春望

□徐继康

国破山河在
天上的云,融了
没有化做雨
大地捧起了千里长坟
忽然
你瞳仁间火星点点
袭涌出阵阵焦味的节气
你猛然张开手掌,但见
十指通红
太阳,就在十指间飞

城春草木深

春天已经高过所有眺望
云,还是云
天空,还是天空
额上撑起一万重山峰,
只还是
望不见
那咫尺天涯茫茫故园呀
不由仰天一叹
草木飒飒起伏
蓦见瘦小的长安
正在一根细枝上摇晃不定

感时花溅泪

泪,一滴花的泪
便轻易地
溅湿了一个春天
溅湿了你整部诗集
溅湿了所有人的记忆
多少人想用灵魂的网
打捞出
在泪中沉浮的你

恨别鸟惊心

又何须是鸟雀啁啾
一只小虫的低鸣
一下子惊裂了
心头尚未痊愈的伤口
来不及掩手
一只鸟,从伤口撞闪而出
向天边,如一缕黑烟
疾又折了回来
吐你一脸冷冷清风

烽火连三月

烽火,燃烧在远方
在冰里在火里

注不完思念与思念
饮不尽孤独和孤独
故乡的露,白了还白
鄜州月又辘辘远去
多么渴望这一声惊喜
老杜,你的信
而耳边依旧是无尽的鼓角涛声

白头搔更短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一吟满头青丝忽白
再吟,白发便寸寸迸断
于风中乱舞
岁月呀,为何总是如此
不堪吟哦

浑欲不胜簪

罢了罢了
太短的簪子既然串不起
早已破碎的心情
且用它划一道归乡的路吧
路,终于沿着
你的视线斜走来
乍被那只
螺旋而下的黑鸟叼起
只见你低吟一声
振臂,把积蓄一生的
悲怆与孤愤
奋力去……
当的一声,我回过头来
一根碧绿的簪子正插在
相扶着我的这道门楣上
犹不住地颤动